

不清是雕像基座还是神殿门楣的石块上刻着古希腊铭文，残破但清晰逼人。

风吹古树，光影明灭，再次站在入口，我有些迷惑。眼前这破土堆究竟有什么可看的呢？为什么上古传说会有如此致命的吸引力。我觉得我之所以为这破土堆着迷可能不仅仅因为它是被阿基里斯高贵的脚后跟踩过的破土堆——源自一种迷妹心理，也不仅仅是我在生活摧残下能活着见到三千年前事物的兴奋，还是因为我在这个既定的小空间里看到了被塞满了的无限时间。这可以被解释为对丰富内容的向往，我在一个点上能看到很多，我很贪婪因为死亡太近。在这里我可以从迈锡尼列王看到薛西斯，看到亚历山大和赫菲斯提安手拉着手来祭拜，看到凯撒看到耶稣，甚至能看到莎士比亚在奋笔疾书。特洛伊不再是一座城了，他和所有的事物都扯上了关系，它是西方文明的太阳，到处都有它的影子。“它是新的种族和文明消亡与诞生、毁灭与重建以及人类坚韧不拔适应力的见证。这并非是‘最后的晚餐’或‘赋格的艺术’语境中的‘文明’，而是泥砖、骨钉和手工陶罐条件下的‘文明’：人类即是出于一种持久而缓慢上升（如果可能的话）的进程之中。”



### 《伊利亚特》和我

我似乎还没有回答“这个传说为何让人如此着迷”这个问题，我无法揣度前仆后继的瞻仰者的内心，那就以自己为例，谈谈《伊利亚特》的迷人之处。

童年是喜欢战争和英雄的年纪，《伊利亚特》里有英雄，崇拜一个不败的大英雄，小脖子就挺得更直，走路都带风。因为幼年无法理解英雄之死，屠城这种幻灭的结局，这些可怕的悲剧场景便被自动忽略了，但当我长大一些重读这部分，我感到难以描述的惊愕及痛苦。我爱的英雄死了，我竟因敌人被屠杀而感到悲伤。我不知道我的英雄为什么必须死，该死的众神为什么总是不高兴，我感到危险和压迫，我对悲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它也更大更模糊了。那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所依托的可感的爱情，而是一种宏大的力，操纵于无形，不可逆转，那是命运。

长大后再读原著发现所有形象都是傀儡，这本身就是悲剧。可怜的卓越的阿基里斯，他到底是英雄还是罪孽，他是阿伽门农的杀戮工具，他是阿波罗的泄愤对象，他因荣耀而快乐，而荣耀不过是神高兴时施舍的下贱的东西。后来我又通过大帝重新认识了他的英雄阿基里斯。阿基里斯早就知道自己要么安稳一生要么荣耀却早逝，而他选择了战场。他藐视践踏了自己尊严的，毁灭杀死了自己挚爱的，怜悯唤醒了自己温情的，他是个直率多情的人，英气逼人，毛病一堆，活得真是酣畅淋漓，全都是人味。真是可爱啊，命运不命运的只会使他更悲壮。

在遗址，身旁一位澳大利亚小姑娘突然问我：“姐姐这墙为什么塌了啊？”我用小朋友的口吻给她讲这里发生的故事，边走边讲，她那随风飞舞的蓝纱巾非常衬她认真扑闪的眼睛。这美妙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她问了一个问题：“海伦最美，那她有白雪公主美吗？”我说，你更美。很奇妙，有点感动有点诧异，我想起了十六七年前那个小恶魔，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想着那个属于英雄充满神奇的远方，现在我站在这里。

“正如树叶的枯荣，人类的世代也如此。秋风将树叶吹落到地上，春天来临，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人类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伊利亚特的回响将永不止息。

